皇清經解

1-12
478
153

10
2
113

東京學

皇清經解卷五百八十八

古文尚書撰異

學海堂
金壇段大令 玉裁 著

支那所錢郭有物

多士第二十一　周書

惟三月周公初于新邑維用告商王士王若曰爾殷遺多士弗弔旻天大降喪于殷我有周佑命將天明威致王罰勑殷命終于帝肆爾多士非我小國敢翼殷命

孔本翼作弋釋文曰弋馬本作翼義同正義曰鄭[元]王肅本弋作翼王亦云翼取也鄭云翼猶驅也玉裁按弋翼古音同在第一部訓取者讀翼爲弋也孔本作弋者因馬王之說而改經字也

惟天不畀允罔固亂弼我我其敢求位惟帝不畀惟我下民秉

門 12
疏卷

爲惟天明畏我聞曰上帝引逸

論衡語增篇經曰上帝引逸謂虞舜也舜承安繼治任賢使能恭己無爲而天下治

論衡自然篇周公曰上帝引佚上帝謂舜禹也舜禹承安繼治任賢使能恭己無爲而天下治玉裁按此今文尚書說也有夏不適逸則惟帝降格鄉于時夏

釋文鄉許亮反按鄉衞包改嚮

弗克庸帝大淫泆有辭

釋文泆又作佾馬本作屑云過也按失聲佾聲古音同在第十二眞臻部

惟時天罔念聞厥惟廢元命降致罰乃命爾先祖成湯革夏俊

民甸四方自成湯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恤祀亦惟天丕建保乂有殷殷王亦罔敢失帝罔不配天其澤在今後嗣王誕罔顯于天矧曰其有聽念于先王勤家誕淫厥泆罔顧于天顯民祇惟時上帝不保降若茲大喪惟天不畀不明厥德凡四方小大邦喪罔非有辭于罰

史記魯周公世家曰多士稱曰自湯至于帝乙無不率祀明德帝無不配天者在今後嗣王紂誕淫厥佚不顧天及民之從也徐廣曰一作敬之也其民皆可誅周多士王若曰爾殷多士今惟我周王丕靈承帝事有命曰割殷告敕凡四方小大邦喪罔非有辭于罰也周多士三字譌贋史記此節當移乃作多士作毋逸之下

王若曰爾殷多士今惟我周王丕靈承帝事有命曰割殷告敕

于帝惟我事不貳適惟爾王家我適予其曰惟爾洪無度我不
爾動自乃邑予亦念天卽予殷大戾肆不正王曰猷告爾多士
猷道也道導也猷告者導告也孔傳釋爲以道告汝衆士非
語意僞周官云若昔大猷正與僞傳出一手
予惟時其遷居西爾非我一人奉德不康寧時惟天命無違朕
不敢有後無我怨
隸釋漢石經殘碑惟天命元朕不敢有下闕玉裁按此今文
尚書然也王氏鳳喈云无字誤爲元朕違字其說非也漢石
經無不作无
唐石經初刻有後誅無四字後摩去重刻爲有後無三字初
刻字形尚隱然可見蓋依孔傳增誅字

爾知惟殷先人有冊有典殷革夏命今爾又曰
顧亭林曰又曰石經監本同今本作其曰
夏迪簡在王庭有服在百僚予一人惟聽用德肆予敢求爾于
天邑商予惟率肆矜爾
論衡寒虛篇人君罪惡初聞之時怒以非之及其誅之哀以
憐之故論語曰如得其情則哀憐而勿喜紂至惡也武王將
誅哀而憐之故尚書曰予惟率夷憐爾王裁按此今文尚書
也夷肆古音同第十五部憐矜古音同第十二部矜從令聲
讀如鄰自誤從今聲而古音亾矣
非予罪時惟天命王曰多士
石經尚書殘碑罪時維天命王曰告爾多下闕此今文尚書

也惟作維多告爾字
昔朕來自奄予大降爾四國民命我乃明致天罰移爾遐逖
逖當是本作遏衛包改之釋文他歷反今本作他力誤也
比事臣我宗多逖
逖壁中故書當是作惕
王曰告爾殷多士今予惟不爾殺予惟時命有申今朕作大邑
于茲雒予惟四方罔攸賓
傳云無所賓外與馬云卻也同義徐音殯是也陸云如字非
孔意
亦惟爾多士攸服奔走臣我多遜
石經尚書殘碑茲雒予維四方罔攸賓此字今鈔本刻本皆
作責顧廣圻據漢隸

字源作賓
即賓字也亦維爾下闕按漢人不以避諱改經字一字石經
雖亾而多士篇雒字兩見可以知伏生經文作雒非以火行
忌水之故擅改經文也曹丕一詔本屬無稽學者勿爲所惑
爾乃尚有爾土爾乃尚宇干祿
干祿唐石經已下作幹今更正幹从木倝聲若从干則兩聲無
形矣
爾克敬天惟畀矜爾爾不克敬爾不啻不有爾土
釋文曰啻徐本作翅
予亦致天之罰于爾躬今爾惟時宅爾邑繼爾居厥有幹有
年于茲雒爾小子乃興從爾遷王下闕
石經尚書殘碑有年于茲雒爾小子乃興從爾遷王曰

皇清經解卷五百八十九

古文尚書撰異

無逸第二十二　周書

師古於翼奉傳鄭崇傳杜欽傳谷永傳引尚書無逸篇皆云尚書亾逸之篇也然則師古所據尚書本作亾逸也無今文尚書作毋逸今文尚書作勿亦作佚漢石經殘碑本篇毋勿于遊田毋兄曰可證史記周本紀作無佚魯世家作毋逸其字參錯不一以世家作毋爲不誤王伯厚困學紀聞云無逸尚書大傳作毋佚毋者禁止之辭其義尤切玉裁按王所據大傳作毋今雅雨堂刻大傳作無誤也今大傳本作佚因學紀聞云大傳作逸誤也失佚逸三字多通用是吕史

學海堂
金壇段大令玉裁著

又曰時子乃或言爾攸居

唐石經或言二字初刻是三字摩去重刻致每行十字者成九字矣初刻隱然可辨或言之間多一字諦視則是誨字與傳敎誨之言合雒誥亦有誨言二字也

皇清經解卷五百八十九終

嘉應生員楊懋建校

記魯世家漢書谷永傳皆作毋逸皆今文尚書也漢人多失讀爲佚如酒誥女無失之類蔡中郎斟酌古今而爲勑字又按史記魯世家周公歸恐成王壯治有所淫佚乃作多士作毋逸蒙上文淫佚而言則逸字之本作佚可知又按廣雅釋詁三曰嫍惕嫝勑遊敖契戲也釋言曰勑爲也此正今文尚書舊說爲疑當作憿集韵引作媧媧與憿同也周公曰烏呼君子所其無逸先知稼穡之艱難乃逸則知小人之依

論衡儒增篇尚書毋佚曰君子所其毋佚先知稼穡之艱難乃佚者人之筋骨非木非石不能不解故張而不弛文王不爲逸而永張文王以爲當

小人厥父母勤勞稼穡厥子乃不知稼穡之艱難乃逸乃諺既誕否則侮厥父母曰昔之人無聞知

按今本作諺非也僞孔傳曰叛諺不恭正義曰論語由也諺諺則叛諺玉裁按論語由也喭字本從口五旦反集解引鄭元曰子路之行失於呿喭也皇侃義疏本不誤釋文呿普半反本今作畔今本釋文改大書呿字爲叛而邢昺則依陸所見別本作畔喭此經文改喭爲諺傳及正義改呿喭爲叛諺蓋始於衞包誤認喭諺諺爲古今字也王弼論語注云喭剛猛也剛猛與不恭義略同後儒釋論語者謂喭同諺謂諺訓俗語因訓喭爲粗俗仲氏子可謂之粗不可謂之俗豈有見義必爲纔袍不恥車裘不私如仲氏子而或以爲俗者古書所

引諺皆老成典刑之言說文曰諺傳言也絕無俚俗之解而从口之字義復絕殊尚書字誤蔡氏乃釋爲習里巷鄙語皆由不解呅嗲爲何語耳呅嗲二字在漢人當是常語在今人則不能通此所以貴講說也僞孔傳呅嗲不恭蓋襲古說作嗲者古文尚書也作憲者今文尚書見洪氏所錄石經尚書殘碑若汗簡所載諺之古文云見古文尚書者不必從也

論語釋文呅普半反嗲五旦反玉篇曲也嗲魚肝切史記仲尼弟子列傳正義嗲音岸然則尚書亦宜音岸宋刊經典釋文（影鈔本在蘇州朱文游所盧弓父借之校刊新本）云諺五旦反韵書諺無五旦之音蓋唐初經文作嗲故音五旦反天寶改嗲爲諺至開寶又改釋文之嗲爲諺而五旦之音未改　也刊注疏者改爲魚戰

通志堂刊釋文改作魚變而此字之本作嗲無可考矣此原委井然可言者近盧氏本獨此條不依宋刻改正

漢石經殘字盡之艱難乃勑乃憲傑延不則侮厥（下闕此今文尚書也按穡嗇古通用廣雅釋言曰勑勩也胥憲音逸與石經合嗲作憲誕作延則其義未聞

周公曰烏呼我聞曰昔在殷王中宗

昔在中論作在昔

嚴恭寅畏天命自度治民祗懼不敢荒寧

嚴釋文曰馬作儼按嚴儼古通用

漢石經中宗嚴恭寅畏天命自亮叹民祗懼（下闕）史記魯世家治亦作乂祗作震此今文尚書也度與亮音不相涉亮與

量音同自量猶自度也治呂同枉古音第一部祇震異部而音轉旬近如咎繇謨祇敬夏本紀作振殷庚震動漢石經作祇柴誓祇復之魯世家作振皆是也

肆中宗之享國七十有五年

史記肆作故以詁訓字代之也享作饗與石經同

其在高宗時舊勞於外

其在高宗句絕時中論作寔釋詁時寔同訓是

爰暨小人作其卽位

暨商頌、謚作洎

乃或亮陰三年不言

論語憲問篇子張曰書云高宗諒陰三年不言何謂也禮記喪服四制篇書曰高宗諒闇三年不言善之也又曰書云高宗諒闇三年不言此之謂也史記魯世家乃有亮闇三年不言尚書大傳殷傳曰書曰高宗梁闇三年不言何謂梁闇也傳曰高宗居凶廬三年不言白虎通爵篇尚書曰高宗諒闇三年又四時篇尚書又曰諒陰三年論衡儒增篇高宗諒陰三年不言公羊文九年注子張曰書云高宗諒闇漢書五行志高宗承敝而起盡涼陰之哀玉裁按諒涼亮梁古四字同音不分平仄也闇陰古二字同音枉侵韵不分侵覃也大傳釋梁闇爲居廬鄭注闇讀如鶴鶉之鶉謂廬也其注禮記尚書皆用大傳說上字讀爲梁讀爲者易其字也下字讀如鶉讀如者釋其音也大雅涼彼武王韓詩作亮白虎通釋禪於

梁甫之義云梁信也然則古同音通用之法可見矣

又按史記或作有此今文尚書然也下文亦罔或克壽論衡作亦罔有可證論衡引今文不改字

其惟不言言乃雍

史記魯世家雍作讙檀弓子張問曰書云高宗三年不言言乃讙鄭注讙喜說也言乃喜說則民臣望其言久坊記子曰高宗云三年其惟不言言乃讙鄭注高宗殷王武丁也名篇

荏尚書讙當爲歡聲之誤也其既言天下皆歡喜樂其政教也玉裁按史記作讙今文尚書也記與今文尚書合然則今又不盡非古文不皆是於此可見王肅私定家語亦作讙注云尚書作雍蓋以古文尚書正今文尚書也禮記多出於漢

初同今文尚書者多矣

又按喪服四制書曰高宗諒闇三年不言善之也王者莫不行此禮何以獨善之也曰高宗者武丁武丁者殷之賢王也繼世即位而慈良於喪當此之時殷衰而復興禮廢而復起故載之書中而高之故謂之高宗三年之喪君不言書曰高宗諒闇三年不言此之謂也玉裁按據此似高宗諒闇三年不言乃尚書成語非翦截毋佚篇文也坊記以三年其惟不言言乃讙係之高宗云鄭注名篇在尚書然則亦非毋佚語高宗篇當是殷時佚尚書

又按晉書卄杜預於泰始十年議皇太子喪服引書傳云亮信也陰默也爲聽於冢宰信默而不言玉裁按此所引即孔

安國論語注而云書傳者大略之詞猶云於傳有之耳僞作尚書孔傳者用此信默為無逸傳其實論語孔注亦是僞作非安國所為何晏無識得以售其欺也

不敢荒寧嘉靖殷邦至於小大無時或怨

魯世家嘉作密玉裁按太平御覽九十一東觀漢紀序日書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聖之至要也乾乾夕惕寅畏皇天帝王之上行也明德慎罰湯文所務也密靜天下容於小大高宗之極至也肅宗兼茲四德以斷繼祖考臣下百僚力誦聖德紀述明詔不能辯章豈敢容言增廣以累日月之光密靜天下容於小大燦栝無逸篇文也與今史記密靖殷國正合是可證今文尚書作密古文尚書作嘉司馬子長劉珍等皆用今文尚書原文非以密訓嘉也其辯章字亦今文尚書之一證　密之訓安也詩公劉止旅乃密毛傳密安也說文宓訓安以密為宓假借之濛也　魯世家邦作國無時或二字

肆高宗之享國五十有九年

五十有九年漢石經作百年漢書五行志說高宗攘木鳥之妖致百年之壽楚元王傳劉向說高宗有百年之福杜周傳杜欽說高宗享百年之壽論衡氣壽篇高宗享國百年周穆王享國百年并未享國之時皆出百三十四十歲矣又無形篇高宗有桑穀之異悔過反政享福百年又異虛篇高宗改政修行享百年之福此皆用今文尚書也

按魯世家作五十五年既不同今文復與古文不合　鄭君

詩誦曰湯受命伐桀定天下後世有中宗者嚴恭寅畏天命自度治民祗懼不敢荒寧後有高宗者舊勞於外爰洎小人作其即位乃或諒闇三年不言言乃雍不敢荒寧嘉靖殷邦至于小大無時或怨此三主有受命中興之功時有作詩頌之者玉裁按所引皆古文尚書也

其在祖甲不義惟王舊爲小人作其即位爰知小人之依能保惠于庶民不敢侮鰥寡肆祖甲之享國三十有三年自時厥後立王

唐石經三十作卅

漢石經或怨肆高宗之饗國百年自時厥後下闕此今文尚書也

魯世家其在祖甲不義惟王久爲小人于外知小人之依能保施小民不侮鰥寡故祖甲饗國三十三年其文在高宗饗國五十五年之下與古文尚書同而漢石經高宗之饗國百年自時厥後隸釋所載殘碑緊接不隔一字洪氏云此碑獨闕祖甲計其字當在中宗之上以傳序爲次也云計其字者謂以每行若干字計之洪於殘石得葦較每行字數也是今文尚書與古文尚書大異考殷本紀太甲稱太宗太戊稱中宗武丁廟爲高宗漢書王莽劉歆曰於殷大甲曰大宗大戊曰中宗武丁曰高宗周公爲毋逸之戒舉殷三宗以勸戒成王儻非尚書有太宗二字司馬王劉不能臆造賈誼曰顧成之廟稱爲太宗景帝元年申屠嘉等議曰高皇帝廟宜爲大祖之廟孝文皇帝廟宜爲大宗之

廟實本尚書據此則今文尚書祖甲二字作太宗二字其文之次當云昔在殷王太宗其在中宗其在高宗不則今文家末由倒易其次第也今本史記同古文尚書者蓋或淺人用古文尚書改之殷本紀曰帝甲淫亂殷復衰與國語帝甲亂之七世而隕相合太史公既依無逸篇云太甲稱太宗則其所謂淫亂殷復衰者必非古文尚書之祖甲可知也王肅注古文尚書而云祖甲湯孫大甲也先中宗後祖甲先盛德後有過此用今文家說注古文而不知從今文之次則太宗爲湯孫太甲從古文之次則祖甲爲祖庚之弟帝甲各不相謀也從王肅及僞孔叢子之曲說則後文自殷王中宗及高宗及祖甲及我周文王豈先盛德後有過之云乎故知自殷王中宗及高宗及祖甲及我周文王皆先盛德後有過之云乎故知自殷王

高宗此無可疑者此條今文實勝古文古文祖甲在高宗之後則必以帝甲當之帝甲非賢主雖鄭君之注亦不得不失之誣矣

漢書宣帝紀贊侔德殷宗周宣師古曰殷之高宗玉裁按師古誤也殷宗兼太宗中宗高宗言之漢人今文尚書說也

生則逸生則逸不知稼穡之艱難不聞小人之勞惟耽樂之從自時厥後亦罔或克壽

漢書鄭崇傳諫哀帝曰周公箸戒曰惟王不知艱難唯耽樂是從時亦罔有克壽後漢書荀爽對策陳便宜引周公之戒曰不知稼

穡之艱難不聞小人之勞惟耽樂之從時亦罔或克壽　白
時厥後四字作時一字或作有三家相合此今文尚書也古
文尚書自時厥後四字複舉上文古或有二字音義皆同如
不或亂政史記作不有治政乃或亮陰史記作乃有亮闇皆
古文作或今文作有之證後漢書作罔或恐有改之者
或十年或七八年或五六年或四三年
漢書杜欽傳欽說大將軍鳳曰書云或四三年
中論天壽篇書曰粗昔殷王中宗嚴恭寅畏天命自度治民
祇懼不敢荒寧肆中宗之享國七十有五年其粗高宗寔舊
勞於外爰暨小人作其卽位乃或亮陰三年不言惟言乃雍
不敢荒寧嘉靖殷國至於小大無時或怨肆高宗之享國五
十有九年其在祖甲不義惟王舊爲小人作其卽位爰知小
人之依能保惠庶民不侮鰥寡肆祖甲之享國三十有三年
自時厥後立王生則逸不知稼穡之艱難不知小人之勞若
惟耽樂是從自時厥後亦罔或克壽或十年或七八年或五
六年或三四年徐氏所引書大段與今本合高宗不曰百年
祖甲次武丁後徐氏所習者古文尚書也
周公曰烏呼厥亦惟我周　當作毋　佚白虎通爵篇
尚書大傳云書曰厥兆天子爵系之無
云書無逸篇曰厥兆天子爵致之於經漢人以爲無蓋古
文尚書厥亦惟我周五字今文尚書駁異如此如心腹腎腸
爲優賢揚歷申勸爲厥亂勤思曰睿爲思心曰容王厥監厥

亂爲民爲王開賢厥率化民也近盧氏召弓校白虎通釋爲
尚書亾篇逸篇謂尚書大傳有此文葢後人誤據竄入玉裁
按盧說近是如尚書曰大社惟松東社惟柏南社惟梓西社
惟栗北社惟槐亦見白虎通北史劉芳傳藝文類聚太平御
覽皆引云尚書逸篇而初學記及郊特牲正義竝作尚書無
逸篇正是此類但尚書大傳言書曰者皆確然可信兆天子
爵者卽兆基王迹之謂也謂白虎通無逸字爲後人竄入則
可謂大傳爲據白虎通竄入則非
大王王季克自抑畏文王卑服卽康功田功徽柔懿共
漢石經功田功徽采懿共按隸釋載石經嚴恭寅畏作恭維
正之共作共分別如是而徽采懿共亦作共則漢時不作懿

美恭敬解也攷僞孔傳釋徽柔云以美道和民釋懿恭云以
美政恭民此必經文作共故云共民共民猶給民也卽下文
所謂供待也正義曰以此柔恭懷安小民似正義始誤解因
之衞包擅改開寶中擅刪釋文之共音恭矣今更正作共
尚書供給字通作共而恭敬字作恭晝然迥別石經存字甚
少亦較然可證也左氏則供恭字皆通作共一書自有一書
之例
懷保小民惠鮮鰥寡
漢書谷永傳對災異事云經曰懷保小人惠于鰥寡與漢石
經合隸釋云石經懷保小人惠于鰥寡下闕谷用今文尚書也
惠鮮恐是惠于之誤于字與羊字略相似又因下文鰥字而

豫誤增之也

自朝至于日中昃不皇暇食用咸和萬民

釋文曰昃本亦作仄　皇今本作遑俗字疑衛包所改也下文則皇自敬德鄭注皇謂暇謂寬暇自敬可以證此之不从

疋矣皇暇屢文同義爾雅釋言偟暇也凡詩書遑字皆後人所改如不遑啟處不遑暇寐之類不皇假寐與不皇暇食句法正同古假暇通用如假日非趙盾假寐之云也

楚語左史倚相云周書曰文王至於日中昃不皇暇食惠于小民唯政之恭即上文懷保小民惠鮮鰥寡也唯政之恭即下文以庶邦惟正之供也左史摘舉不以次爾

董仲舒傳周文王至于日昃不暇食師古曰昃亦昊字

文王不敢盤于遊田

晏子諫下篇曰昔文王不敢盤遊于田故國易而民安于游敢字互易

西京賦盤于游畋李注尚書曰不敢盤于游畋

以庶邦惟正之供

正國語作政漢書谷永傳引下文惟正之共亦作正按古政正通用此作正爲長供國語作恭當是本作共後人改之今本國語至於作於惠于作于十字之閒字體乖異故未可信也

倚相說毋勃子張說說命觀射父說呂刑惟楚有材可謂盛矣

文王受命惟中身厥享國五十年

魯周公世家曰周公歸恐成王壯治有所淫佚乃作多士作毋逸毋逸稱爲人父母爲業至長久子孫驕奢忘之以亡其家爲人子可不愼乎此隂栝相小人云云大意故昔在殷王中宗嚴恭敬畏天命自度治民震懼不敢荒寧故中宗饗國七十五年其在高宗久勞于外爲與小人作其卽位乃有亮闇三年不言言乃讜不敢荒寧密靖殷國至于小大無怨故高宗饗國五十五年其在祖甲不義惟王久爲小人于外知小人之依能保施小民不侮鰥寡故祖甲饗國三十三年此下多士稱云乃轉寫外錯文王日中昃不暇食饗國五十年作此以誡成王

周公曰烏呼繼自今嗣王則其無淫于觀于逸于遊于田以萬

民惟正之供

隸釋載漢石經尚書殘碑酒毋勑于遊田維闕二字共與古文大異攷漢書谷永傳對災異引經曰繼自今嗣王其毋淫于酒毋逸于遊田惟正之共正與石經合石經維下共上所闕必正之二字漢時民間所習章奏所用皆今文尚書其毋淫于酒毋逸于遊田維正之共此今文尚書也則其毋淫于觀于逸于遊于田以萬民惟正之共此古文尚書也古文今文之乖異如心腹腎腸歷則劓劉剝爲臏宮劓割頭庶黥往往而是或疑無逸此文爲僞孔竄改非也僞孔於今文所有多襲馬鄭之舊不得因其僞作今文所無乃幷其眞者而不信也供蓋今文古文尚書皆作共字谷永傳引書

而釋之曰未有身治正而臣下邪者也度其意亦訓共爲供如顏師古釋以正身恭已而讀曰恭則經文惟之字不可通古文尚書蓋本作共字僞孔釋以供待天寶閒遂改爲供也無逸于匡無酒于酒語意襲今古文苑漢鄭衆遺令書汝無逸于酒

文尚書

王伯厚漢藝文志攷說漢世諸儒所引尚書異字以萬民惟正之共此引古文尚書也今未檢得出何書

無皇曰今日耽樂乃非民攸訓非天攸若時人丕則有愆

漢石經殘碑共毋兄曰今日下闕今文尚書作毋兄古文尚書作無皇也下文則皇自敬德石經殘碑作則兄曰敬德鄭注皇暇也言寬暇自敬王肅本皇作況注曰況滋益用敬德王蓋據今文以改古文也此皇字鄭亦當訓暇王亦當作況訓滋益詩小雅常棣況也永嘆況或作兄兄是古字況是今字大雅桑柔倉兄填兮召旻職兄斯引三毛傳皆云兄滋也韋昭國語注云況益也毋兄曰者毋益曰云云也秦誓我皇多有之公羊傳作而況乎我多有之尋秦誓詞義則兄亦訓皇暇矣尚書大傳曰君子之於人也有其語也無不聽者皇于聽獄乎鄭注皇猶況也然則皇蓋齊言無若殷王受之迷亂酗于酒德哉

漢書楚元王傳劉向上奏曰臣聞周公戒成王毋若殷王紂

翼奉傳奉上疏曰書則曰王毋若殷王紂

後漢書梁冀傳袁著詣闕上書曰周公戒成王無如殷王紂

論衡譴告篇云周公勑成王曰毋若殷王紂毋者禁之也按無作毋受作紂者今文尚書然也凡古文尚書受字今文皆作紂古文不言紂今文不言受　又按師古翼奉傳注云周書亾逸之篇曰周公曰烏虖毋若殷王紂之迷亂酗于酒德哉與今本尚書不合

酗唐石經作酗

周公曰烏呼我聞曰古之人猶胥訓告胥保惠胥教誨民無或胥譸張爲幻

說文解字第三篇言部譸字下第四篇子部幻字下皆引無或譸張爲幻無胥字

爾雅釋訓侜張誑也郭注書曰無或侜張爲幻亦無胥字而作侜張後漢書皇后紀作輈張皆與之詞此胥字不倫下文人乃或譸張爲幻亦無胥字蓋四偽孔傳有相字而增之也譸釋文曰馬本作輈攻楊雄國三老箴作侏張詩陳風傳箋作侜張後漢書皇后紀作輈張皆同音隨用

此厥不聽人乃訓之乃變亂先王之正刑至于小大民否則厥心違怨否則厥口詛祝

漢石經厥不聖人乃訓變亂正刑至于下闕聽作聖無之乃二字無先王之三字此今文尚書也聽聖字古音同部而古文尚書作聽當是襲衛賈馬鄭之本汗簡耶字下注聽字亦聖字一字兩讀蓋非也

又按秦泰山碑皇帝躬聽史記作躬聖見廣川書跋躬聽謂事無小大皆決於上至以衡石量書也

兩否則字恐皆丕則之誤上文丕則有愆康誥篇丕則敏德此處文理蒙上直下恐不似今人俗語云否則也古然否字則祇作然不

周公曰烏呼自殷王中宗及高宗及祖甲及我周文王茲四人迪哲

今文尚書此文次第當不如是見前

厥或告之曰小人怨女則皇自敬德厥愆曰朕之愆允若時不啻不敢含怒

漢石經則兄曰敬德厥愆曰朕之愆允下闕

黃伯思東觀餘論引石經則兄自云今兄作皇隸釋引石經則兄曰云孔作皇自黃與洪所見皆宋初所出石搨非有二也東觀餘論自當作曰一時失檢耳

啻徐仙民本作翅見上篇音義

此厥不聽人乃或譸張為幻曰小人怨女詈女則信之則若時不永念厥辟不寬綽厥心亂罰無罪殺無辜怨有同是叢于厥身

聽今文尚書當亦作聖

周公曰烏呼嗣王其監于茲

漢石經公曰於戲嗣王臨于茲無其字此今文尚書也此篇言烏呼者七今文尚書皆當作於戲呂石經殘碑篇末於戲

嗣王監于茲知之匡謬正俗所謂古文尚書皆作烏呼今文尚書皆作於戲也

廣川書跋曰洛陽昔得石經尚書殘破不屬天命自度碑作亮惠鮮鰥寡作惠于矜寡乃逸乃諺既誕作乃勑乃憲既延治民祗懼作以民肆高宗享國五十九年作百年按廣川所錄與黃氏洪氏皆合而有脫字

皇清經解卷五百八十九終

嘉應生員楊懋建校

古文尚書攟異

學海堂

金壇段大令玉裁著

君奭第二十三　周書

周公若曰君奭弗弔天降喪于殷殷既墜厥命

墜當是本作隊衛包所改

我有周既受我不敢知曰厥基永孚于休若天棐忱我亦不敢知曰其終出于不祥烏呼君已曰時我

釋文曰終馬本作崇云充也

隸釋石經尚書殘碑道出于丕詳於戲君闕曰時我此今文尚書也終作道祥作詳烏呼作於戲

我亦不敢寧于上帝命弗永遠念天威越我民罔尤違惟人在

我後嗣子孫大弗克共上下
傳以奉訓共衞包改作恭非也
遏佚前人光在家不知天命不易天難諶乃其墜命
漢書王莽傳羣臣奏言書曰我嗣事子孫大不克共上下遏
失前人光在家不知命不易天應棐諶乃厶隊命此今文尚
書也
弗克經歷嗣前人共明德
共訓奉衞包改作恭非也
在今予小子旦非克有正迪惟前人光施于我沖子又曰天不
可信我道惟寧王德延
釋文曰我道馬本作我迪
予不庸釋于文王受命公曰君奭我聞在昔成湯既受命時則
有伊尹格于皇天
論衡感類篇周公曰伊尹格于皇天
在大甲時則有若保衡在大戊時則有若伊陟臣扈格于上帝
巫咸乂王家在祖乙時則有若巫賢在武丁時則有若甘盤率
惟兹有陳保乂有殷
燕召公世家曰君奭不說周公乃稱湯時有伊尹假于
皇天在大戊時則有若伊陟臣扈假于上帝巫咸治王家在
祖乙時則有若巫賢在武丁時則有若甘般率惟兹有陳保
乂有殷玉裁按震澤王氏本率作卒誤
故殷禮陟配天多歷年所天惟純佑命則商實百姓王人罔不

秉德明恤小臣屏侯甸矧咸奔又作本走又作奏皆同玉裁按
釋文於下文孔傳音義曰奔走
詩大雅子曰有本奏其音當本讀平聲奏讀上聲爲協　羣
經音辨引矧咸奔走奔布忖反
惟茲惟德稱用乂厥辟故一人有事于四方若卜筮罔不是孚
文選王褒四子講德論曰書云迪一人使四方若卜筮此蓋
今文尚書之文與古文尚書異也事使二字篆體相似而李
善注引尚書曰迪一人有事四方若卜筮無不是孚孔安國
曰迪道也孚信也今孔本經文迪作故事下有于無作罔傳
文無迪道也孚信也六字倡今本與李善所據不同
公曰君奭天壽平格保乂有殷有殷嗣天滅威今女永念則有

命厥亂明我新造邦公曰君奭在昔上帝割申勸寧王之德
集大命于厥躬
禮記緇衣篇君奭曰昔在今本在昔宋本昔在疏云往
周田觀文王之德其集大命于厥躬鄭注古文周田觀文王
之德爲割申勸寧王之德今博士讀爲厥亂勸寧王之德傳
樓所藏宋本禮記岳珂所謂舊監本也作厥亂勸寧王德無之字是
之言蓋也言文王有誠信之德天蓋申勸之集大命于其身
玉裁按此謂記所引周田觀文王古文尚書作割申勸寧王
其句法與漢書注古文隔爲擊古文台爲嗣正同今博士讀
者謂夏侯歐陽尚書也讀猶習也謂博士所習也此於讀字
逗與他注言讀爲者不同不云今文尚書而云今博士讀者

漢時謂伏生本爲尚書謂孔壁本爲古文尚書無今文尚書
名目也
集韻十四太創居太切制斷也書創申勸寧王之德鄭康成
讀玉裁按鄭注緇衣云割之言蓋也言文王有誠信之德天
蓋申勸之然則蓋是詞助集韻謂割有居太切鄭康成讀則
可易割爲創訓斷制入太韻而云鄭康成讀則不可鄭尚書
何嘗有創字宋次道家古文尚書及汗簡乃有之　集韻入
聲十二曷割古作創按創乃倒之譌倒卽太韻之創字从人
亡人亡者匄字也太韻作創形亦誤
古字割害通用如堯典方割割害也大誥降割馬本作害害
與周篆體略相似此古文作害記緇衣作周之理也若作創

則與周絕遠此宋次道家古文尚書之不可信也
王伯厚藝文志攷說漢世諸儒所引異字有創申勸寧王之
德按此句見集韻非漢儒所引也
惟文王尚克修和我有夏亦惟有若虢叔有若閎夭有若散宜
生有若泰顛
疑亦本是大字衞包改泰
有若南宮括
釋文曰南宮馬本作南君
又曰無能往來
漢書朱雲傳容身保位亾能往來師古引君奭篇亾能往來
茲迪彝教文王蔑德降于國人亦惟純佑

古文苑漢樊毅修西嶽廟記天惟醇佑萬國以康
秉德迪知天威乃惟時昭文王迪見冒聞于上帝
釋文曰冒馬本作勖勉也玉裁按勖今音許玉切古音勖與
冒皆音懋而懋通作勖是以顧命冒貢馬鄭王作勖贛盤庚
懋建今文尚書作勖建也
崔瑗侍中箴曰昔在周文創德西鄰勖聞上帝賴茲四臣此
引君奭作勖聞與馬本同且冒勖字異而皆下屬爲句
惟時受有殷命哉武王惟茲四人尚迪有祿後暨武王誕將天
威咸劉厥敵
說文十四篇金部曰鐳殺也徐鍇曰說文無劉字偏旁有之
此字又史傳所不見疑此即劉字也从金从丣刀字屈曲傳

寫或作田爾玉裁按楚金說是也
惟茲四人昭武王惟冒丕單稱德
說文四篇目部曰昭低目視也从日冒聲周書曰武王惟昭
玉裁按許所據者壁中故書也葢孔安國以今文讀爲冒字
若然則壁中眜字不必訓低目視矣
今在予小子旦若游大川予往暨女奭其濟小子同未在位誕
無我責收罔勖不及耇造德不降我則鴟鳥不聞矧曰其有能
格
釋文云鴟鳥本或作鳴鳳者非
公曰烏呼君肆其監于茲我受命無疆惟休亦大惟艱告君乃
猷裕我不以後人迷公曰前人敷乃心乃悉命女作女民極曰

文明勖偶王在亶乘茲大命惟文王德丕承無疆之恤公曰君
告女朕允保奭其女克敬以子監于殷喪大否
釋文否方九反當是本作不方九反薛氏季宣作弗卽其不
字也
肆念我天威予不允惟若茲誥予惟曰襄我二人女有合哉言
曰在時二人天休茲至
按監本汲古本皆作茲攷說文艸部茲字下云艸木多益水
部滋字下云益也常棣召旻毛傳云況茲也韋昭注國語云
況益也然則茲滋古通用
惟時二人弗戡其女克敬德明我俊民
俊足利古本作畯說見洪範

在讓後人于丕時烏呼
盧氏文弨據正義云周公言而歎曰補公曰二字於烏呼上
顧氏廣圻云非也玩言而歎曰之云則知與烏呼君已同不
當有公曰也
篤棐時二人我式克至于今日休我咸成文王功于不怠丕昌
海隅出日罔不率俾公曰君子不惠若茲多誥予惟用閔于天
越民公曰烏呼君惟乃知民德亦罔不能厥初惟其終祇若茲
往敬用治

皇清經解卷五百九十終

嘉應生員李恆春校

古文尚書撰異

多方第二十四　周書

惟五月丁亥王來自奄至于宗周周公曰王若曰猷告爾四國多方惟爾殷侯尹民我惟大降爾命爾罔不知洪惟圖天之命弗永寅念于祀惟帝降割于夏有夏誕厥逸不肯戡言于民

戡衛包改作慼俗字也

乃大淫昏不克終日勸于帝之迪乃爾攸聞厥圖帝之命不克開于民之麗乃大降罰崇亂有夏因甲于內亂

正義曰鄭王皆以甲爲狎王云狎習災異於內外爲禍亂鄭云習爲鳥獸之行於內爲淫亂王裁按鄭王讀甲爲狎孔傳

學海堂
金壇段大令玉裁著

云甲於二亂之內則是讀甲爲夾左傳介居二大國之閒字作介也凡爾雅之訓故有言轉注者有言假借者釋詁云狎習也此轉注也釋言云甲狎也此假借也借甲爲狎則甲音狎是以毛詩芄蘭能不我甲毛公云甲狎也徐仙民甲音胡甲反不誤匡謬正俗譏之誤矣韓詩作狎本字也毛詩作甲假借也

不克靈承于旅罔丕惟進之恭洪舒于民

困學紀聞曰洪舒于民古文作洪荼薛氏季宣曰大爲民荼毒也玉裁按此宋次道家古文也見古籍舒荼字通用如史記荊荼是徵玉藻諸侯荼之類而改字立異亦無大害薛氏乃以荼毒訓之恐失之鑿矣

惟有夏之民叨墊

說文十二篇至部曰墊忝戾也从至从執至而復孫孫遁也大徐本作遜小徐本作孫說文辵部云遜遁也周書曰有夏氏之民叨孫于齊墊墊讀與孽同玉裁按說文所據多氏字今俗書墊作懫天寶閒改也釋文墊作懫開寶閒改也釋文曰懫勅二反說文之二反玉裁按懫字惟見於大學鄭注尚書本作墊與說文所引同衛包妄謂墊爲古字懫爲今字改墊作懫開寶中又改釋文大字作懫而小字則仍其舊是以云說文之二反而不知說文無懫字也不云說文作墊則可知大字本作墊矣集韻去聲六至兩云墊或作懫此正合未改釋文新定釋文爲此語之二反者卽許君所云讀若孽

唐以前說文音隱四卷有此反語也今本丑利反用唐韵也

日欽劓割夏邑天惟時求民主乃大降顯休命于成湯刑殄有

夏惟天不畀純乃惟以爾多方之義民不克永于多享惟夏之

恭多士大不克明保享于民乃胥惟虐于民至于百爲大不克

開乃惟成湯克以爾多方簡代夏作民主

蔡邕注典引曰尚書曰成湯簡代夏作民主

愼厥麗乃勸厥民刑用勸以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愼罰

玉裁按傳云言自湯至于帝乙皆能成其王道畏愼輔相無

不明有德愼去刑罰據此則經文罔不之上原有成王畏相

四字與酒誥篇同但釋文云輔相息亮反不釋經而釋傳何

也而正義云自湯至於帝乙皆能成其王道無不顯用有德

畏愼刑罰又疑經文有成王二字無畏相二字俟明者考定

之

亦克用勸要囚殄戮多罪亦克用勸開釋無辜亦克用勸今至

于爾辟弗克以爾多方享天之命烏呼王若曰誥告爾多方非

天庸釋有夏非天庸釋有殷乃惟爾辟以爾多方大淫圖天之

命肩有辭

馬本多士大淫肩有辭同此

乃惟有夏圖厥政不集于享天降時喪有邦閒之乃惟爾商後

王逸厥逸圖厥政不蠲烝天惟降時喪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

念作聖

申論法象篇書曰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

天惟五年須夏之子孫

大雅皇矣上帝耆之鄭箋天須假此二國養之至老正義曰多方云天惟五年須夏之子孫注云夏之言假天覬紂能改故待假其終至五年欲使傳子孫五年者文王八年至十三年也周頌武箋云言不汲汲於誅紂須假五年正義引書注司玉裁按經文本作夏鄭注用鄉飲酒義釋爲假其箋詩則徑用須假字大雅周頌同也詩釋文曰假戶嫁反本又作暇按作暇者淺人所改耳楚辭卜居假日以娛樂假一作暇僞孔本尚書作須暇之子孫此正用鄭注易夏爲假而又作暇如用鄭注易卯谷爲昧谷之比今更正作夏　周頌武正義引多方天惟五年須暇湯之子孫暇從孔本又騰湯字　思文

正義云鄭注大誓引禮說曰天意若曰須假紂五年乃可誅之　古義假訓大故假包閒暇之義須假或改爲須暇假日或改爲暇日總由泥於假訓假借暇訓閒暇不知其義相兼無煩改字匡謬正俗似未識此意而引登樓賦作假日可證今本文選之誤李善注假音古雅反引孫卿子多假日其出人不遠也又引賈逵國語注假閒也又云假或爲暇引楚辭聊暇日以消時今刻文選舛譌正之於此

誕作民主罔可念聽天惟求爾多方大動以威開厥顧天惟爾多方罔堪顧之惟我周王靈承于旅克堪用德惟典神天天惟式教我用休簡畀殷命尹爾多方今我曷敢多誥我惟大降爾四國民命爾曷不忱裕之于爾多方爾曷不夾介乂我周王享

天之命

匡謬正俗曰多方篇爾害弗夾介乂我周王享天之命玉裁按今本害作曷此衛包改也此篇曷字凡四見皆當由舊作害今皆更正王莽依大誥多作害是今文尚書亦皆作害也

又不夾介匡謬正俗作弗　顏師古曰孔安國云夾近也徐仙民音夾爲協接夾既訓近音陜不得讀爲協也玉裁按顏說失之拘泥

今爾尚宅爾宅畋爾田

說文三篇攴部曰畋平田也从攴田周書曰畋尒田玉裁按詩齊風無田甫田正義引書宅爾宅田爾田則畋字一本作田古義也

說文爾作尒引文侯之命賚尒考工記鞮尒論語鏗尒皆同尚書正義卽此畋亦田之義亦字當爲尒之譌豈經文本作尒而衛包改爾歟

爾害不惠王熙天之命爾乃迪屢不靜爾心未愛爾乃不大宅天命爾乃肩播天命爾乃自作不典圖忱于正我惟時其教告之我惟時其戰要囚之至于再至于三乃有不用我降爾命

漢書文三王傳廷尉賞大鴻臚由移書梁王傳相中尉曰書曰至于再三有不用我降爾命師古曰此周書多方篇之辭也言我教汝至于再三汝不能用則我下罰黜汝命也玉裁按此少至于字乃字蓋今文尚書本然

我乃其大罰極之

各本作殛之釋文殛紀力反本又作極玉裁按作極者是也

足利古本亦作極

詩魯頌閟宮致天之届于牧之野鄭箋云届極也此用爾雅

釋言文裴松之注魏志武帝紀引詩及箋可證下文罰極紂

于商郊牧野此正承上文極也之云用多方罰極二字經典

釋文届極紀力反下同雖誤讀極爲殛而字不誤今本注疏

乃遭淺人妄改極爲殛矣今據鄭箋以正多方　閟宮正義

云届極釋言文釋言又云極誅也然則此極又轉爲誅紂爲

無道天欲誅之武王奉行天意故云致天之届牧誓云時甲

子昧爽武王朝至于商郊牧野乃誓是致天所罰誅紂於牧

野定本集注皆云殛紂於牧野殛是殺非也玉裁按此條辨

殛是殛非詳意甚明今本遭淺人盡將極字改爲殛字誅紂

於牧野之誅字改爲殺字則不可讀矣而釋言極誅也郭注

書曰鯀則極死正與裴松之注魏志所引詩書合爾雅音義

極紀力反正與詩閟宮音義同淺人盡改經注釋文幸又可

據毛詩正義更正　唐石經作殛誅也不可從　届極也極

窮也鄭意謂罰窮紂於牧野作正義者未能燎然是以必兼

引極誅也以足成之　昭七年左氏傳昔堯殛鯀於羽山釋

文云殛本又作極　小雅菀柳後子極焉毛傳極至也鄭箋

極誅也王信讒不察功考績後反誅放我是言王刑罰不中

不可朝事也正義曰極至釋詁文極誅釋言文此又釋言作

極不作殛之明證也詩釋文曰極毛如字鄭音棘陸氏未燎

於訓誅古亦讀如字無庸分別極非極之假借字也凡攻一字必博觀互證而後明類如此　此詩鄭引誅訓釋爲刑罰若閟宮則言届極也包至誅兩義在其中矣　集韻曰極訖力反或作極此從洪範多方音義採取者也

非我有周秉德不康寧乃惟爾自速辜王曰烏呼猷告爾有方多士暨殷多士今爾奔走臣我監五祀越惟有胥伯小大多正尙書大傳周傳曰古者十稅一多于十稅一謂之大桀小桀少于十稅一謂之大貊小貊王者十一而稅而頌聲作矣故書曰越維有胥賦小大多政玉裁按惟作維伯作賦正作政此今文尙書也古音賦伯同在第五魚鐸部

爾罔不克臬

釋文曰臬馬本作劓自作不和爾惟和哉爾邑克明爾惟克勤乃事爾尙不忌于凶德

說文三篇言部曰𠯿忌也从言其聲周書曰上不𠯿于凶德玉裁按玉篇廣韻集韻引說文皆同小徐本及汲古所刻大徐本作爾尙不碁于凶德誤也宋麻沙本及李燾分韻本皆不誤　尙上古通用僞孔尙書本作尙忌恐是皆以訓詁同音字改其本字如夏改暇之比

亦則以穆穆在乃位克閱于乃邑謀介爾乃自時維邑尙永力畝爾田天惟畀矜爾我有周惟其大介賚爾迪篤在王庭尙爾事有服在大僚王曰烏呼多士爾不克勸忱我命爾亦則惟不

克享凡民惟曰不享爾乃惟逸惟頗大遠王命則惟爾多方探天之威我則致天之罰

隸釋石經尚書殘碑我則致天之上下皆闕

離逖爾土

逖當是本作遏衛包所改離遏卽離勞謂分析也

王曰我不惟多誥我惟祇告爾命又曰時惟爾初不克敬于和則無我怨

嘉應生員李恆春校

古文尚書撰異

立政第二十五　周書

周公若曰拜手稽首告嗣天子王矣用咸戒于王曰王左右常伯

學海堂

金壇段大令玉裁著

說文三篇支部曰攸迸也从支白聲周書曰常攸常任王氏鳴盛曰據楊雄侍中箴庶尹群僚咸勑漢官儀胡廣侍中箴常伯常任如漢侍中之職說文作攸爲迫近之義玉裁按漢人亦多作常伯不作攸此蓋許據壁中故書孔安國以今文讀之則作

常任準人

伯

隸釋漢石經尚書殘碑嘗伯常任辟下闕按此今文尚書也

準作辟

綴衣

楊雄雍州牧箴班固西都賦崔瑗北軍中候箴皆作贅衣鄭注周禮引顧命贅路贅綴古通用

虎賁周公曰烏呼休茲知恤鮮哉古之人迪惟有夏乃有室大競繴俊尊上帝迪知忱恂于九德之行乃敢告教厥后曰拜手稽首后矣曰宅乃事宅乃牧宅乃準茲惟后矣謀面用丕訓德石經尚書殘碑亂謀而用下闕此今文尚書也謀上有亂則乃宅人茲乃三宅無義民桀德惟乃弗作往任是惟暴德罔後亦越成湯陟丕釐上帝之耿命乃用三有宅克即宅曰三有

宅克即俊嚴惟丕式克用三宅三俊其在商邑

白虎通京師篇尚書曰在商邑

用協于厥邑其在四方罔用丕式見德

石經尚書殘碑于厥邑其在下闕

烏呼其在受德敬

正義曰釋詁云敬強也敬即昏也故訓為強玉裁按此當云敬強也昏即敬也故訓為強乃合疑正義所据經文本同般庚作昏與陸氏德明本作敬不同今本自依陸氏耳爾雅昏敬俱訓強而正義迂回如是者爾雅昏字乃敬字之假借故同訓強此正善發明爾雅如鄭注般庚亦讀昏為敬

說文十篇心部曰悉彊也从心文聲周書曰在受德悉讀若

旻小徐本無　玉裁按此壁字中故書也叀或爲敏猶鬯亦作汶此卜字

古音文聲昏聲敏聲同在第十三部也

惟羞刑暴德之人同于厥邦乃惟庶習逸德之人同于厥政帝欽罰之乃俾我有夏式商受命奄甸萬姓亦越文王武王克知三有宅心灼見三有俊心

說文十篇火部曰焯明也从火卓聲周書曰焯見三有俊心玉裁按作灼見則爲同部假借字矣

以敬事上帝

石經尚書殘碑有會心以敬事下闕按俊作會此今文尚書也

立民長伯立政任人準夫作三事虎賁綴衣趣馬小尹

孟子盡心篇趙注書云虎賁贅衣趣馬小尹

左右攜僕百司庶府大都小伯艾人表臣百司大史尹伯庶常吉士司徒司馬司空亞旅夷微盧烝三毫阪尹文王惟克厥宅心

石經尚書殘碑王維厥度心乃下闕按此今文尚書也無克字宅作度凡今文尚書宅作度

漢書敘傳西土宅心劉德曰書曰惟衆宅心今按尚書無此句必今文尚書維厥度心之駁文也

乃克立茲常事司牧人以克俊有德文王罔攸兼于庶言庶獄庶慎惟有司之牧夫是訓用違庶獄庶慎文王罔敢知于茲亦越武王率惟敉功不敢替厥義德率惟謀從容德以並受此丕

丕基

石經尚書殘碑受滋丕丕其於戲下闕玉裁按此今文尚書也此作茲基作其烏呼作於戲大誥亦有丕丕基而漢書翟方進傳王莽作大大矣以矣訓基者蓋今文尚書大誥亦作丕丕其與立政同其者語詞讀如姬故莽以語詞訓之今文尚書說也周頌夙夜其命其始也蓋古文尚書本作其與今文同後訓爲始乃加土耳

烏呼孺子王矣繼自今我其立政立事準人牧夫我其克灼知厥若丕乃俾亂相我受民

釋文云相如字矣攷尒正釋故艾反

立政相我受民勱相我國家呂刑今天相民孔傳相俱訓治

釋文云相如字矣攷尒正釋故艾反

立政相我受民勱相我國家呂刑今天相民孔傳相俱訓治

釋文云相如字矣攷尒正釋故艾反

王裁按如正義說則釋文不當云如字矣攷尒正釋故艾反

覛胥相也又亂靖神弗泥治也二條蓋古本有合爲一條者

僞孔傳之所因也

和我庶獄庶愼時則勿有閒之自一話一言我則末惟成德之彥以又我受民

論衡明雩篇周公爲成王陳立政之言曰時則物有閒之自一話一言我則末維成德之彥以又我受民周公立政可謂得矣知非常之物不賑不至故勑成王自一話一言政事無非毋敢變易然則非常之變無妄之氣閒而至也水氣閒堯旱氣閒湯周宣以賢遭遇久旱政無細非旱猶有氣閒之聖主知之不改政行轉穀賑贍損酆濟耗斯見之審明所以救

赴之者得宜也玉裁按此今文尚書也詳仲任意於末字句絕末無也謂無非也不賑不至當作不賑不去謂去非常之災異也論衡作物此今文尚書說也訓爲災物此今文尚書也作勿者古文尚書也

烏呼予旦已受人之徽言下闕按已受作以前徽作

石經尚書殘碑旦叹前人之徽言

微此今文尚書也東觀餘論同

咸告孺子王矣繼自今文子文孫其勿誤于庶獄庶愼惟正是

又之自古商人亦越我周文王立政立事牧夫準人則克宅之

克由繹之

王伯厚蔡文志攷說漢儒所引異字有則克度之克猶繹之

未檢得所出宅作度由作猶今文尚書也

茲乃俾乂國則罔有立政用儉人不訓于德是罔顯在厥世

石經尚書殘碑訓德是罔顯哉厥世下闕按無于字在作哉

此今文尚書也東觀餘論亦引是罔顯哉厥世

繼自今立政其勿以儉人

釋文曰儉本又作憸按說文心部引相時儉民正作憸字

說文三篇言部曰譣問也从言僉聲周書曰勿以譣人按譣者今之驗字周書儉人字如此作則於六書爲假借如玫狪之比此亦壁中故書然也

其惟吉士用勱相我國家

說文十篇力部曰勱勉力也从力萬聲周書曰用勱相我邦

家讀若萬玉裁按小徐本作讀與厲同一切經音義勱音靡辯切凡古文尚書多作邦凡今文尚書多作國玉篇亦引書勱相我邦家

今文子文孫孺子王矣其勿誤于庶獄惟有司之牧夫其克詰爾戎兵以陟禹之迹方行天下

齊語以方行于天下韋注方當作橫橫明道二年本如是近本作方猶橫也玉裁按橫讀古曠切充也

至于海表罔有不服以覲文王之耿光以揚武王之大烈

石經尚書殘碑王之鮮光叹揚武王下闕按耿作鮮此今文尚書也東觀餘論引文王之鮮光

尚書大傳周傳雒誥篇曰以勤文王之鮮光以揚武王之大

訓覲作勤耿作鮮此今文尚書之一證也

烏呼繼自今後王立政其惟克用常人周公若曰太史司寇蘇公式敬爾由獄以長我王國茲式有愼以列用中罰

皇清經解卷五百九十二終

嘉應生員李恆春校

皇清經解卷五百九十三　學海堂

古文尚書撰異　金壇段大令玉裁著

顧命第二十六　周書

惟四月哉生魄王不懌

釋文馬本作不釋云不釋疾不解也玉裁按釋懌同字如毛詩悅懌女美鄭箋讀爲說釋孔傳不悅懌猶今人云不爽快不自在也其疾淺馬云疾不解則深矣

漢書律麻志顧命曰惟四月哉生霸王有疾不豫此蓋今文尚書也

甲子王乃洮頮水

吳志注虞翻別傳翻奏鄭元解尚書違失事四成王疾困憑

凡洮頮爲濯以爲澣衣成事此字虛更作濯以從其非案此爲濯之上當有脫文當云洮讀爲濯易其字故下文云此字虛更作濯鄭羞以洮字不可解馬季長雖以洮髮訓之非曲故訓故更爲濯字解爲浣衣雖於事或乖而於字義必求是翻乃云天子頮面謂之澣衣甚違不知羞闕之義夫洮頮自是二事浣衣自釋濯耳非統頮在內也尚書後案駁虞乃摘出洮頮爲濯四字系之鄭注似文理未安且云鄭無浣衣之語鄭未嘗作昧谷鄭未嘗作分北三苗云云仲翔親讀鄭書注而非之非造爲蜚語以誣之者後按欲翼鄭而又不能折虞且以誣虞玉裁說文解字讀中於瑁字朮字邶字洮字皆辨及之　洮讀爲濯者周禮守祧注古文祧爲濯爾雅郭本

祧冕家本皆作濯是其例也兆聲翟聲同在第二部　說文小篆作沫古文作頮頮从水廾頁會意兩手奉水洒面也今說文作湏乃是誤字尚書音義文遞報任少卿書注所引皆不誤

相被冕服馮玉几

馮今本作憑此必衛包改也經典凡馮河馮依字皆作馮皮冰反未有作憑者衛改尚書之馮爲憑而開寶中又改釋文之馮爲憑今更正　周禮司几筵注鄭司農云書顧命曰成王將崩命大保芮伯畢公等被冕服馮玉几　說文十四篇几部凭依几也从任几周書曰凭玉几讀若馮玉裁按凭是正字凡作馮者皆同音假借字也

乃同召大保奭芮伯彤伯畢公衛侯毛公師氏虎臣百尹御事
漢石經几乃闕召大保下闕　漢書古今人表第三等芮伯
師伯毛公師氏龍臣師古曰師伯尚書作彤伯龍臣尚書作
武臣玉裁按唐人諱虎爲武師伯龍臣此今文尚書也而班
氏以師氏龍臣爲人名孔傳則以師氏虎臣爲官其說亦異
師古用孔傳以虎注龍誤矣
王曰烏呼疾大漸惟幾病日臻既彌留恐不獲誓言嗣玆予審
訓命女昔君文王武王宣重光
文選陸士衡皇太子宴元圃詩李善注尚書曰昔先君文王
武王宣重光鍾士季檄蜀文李善注尚書曰昔我君文王武
王宣重光

麗陳敎則肆肆不違用克逢般集大命
漢石經通般就大命在下闕見隸釋及東觀餘論玉裁按此
今文尚書也古文逢字今文皆作通禹貢逢于河逢于沛逢
于淮泗史記皆作通是也集就古通用韓詩是用不就毛詩
作不集是也皆雙聲字古音逢讀如摠
在後之侗
釋文曰侗馬本作詷云共也　說文言部曰詷共也引周書
在后之詷玉裁按侗作詷與馬本合後作后者古字通用徐
鼎臣李仁甫本皆作在夏后之詷誤衍夏字不可通徐楚金
本無夏字　玉海藝文志攷引在夏后之詷此用徐鼎臣誤
本也黃公紹韻會引在后之詷用小徐本無夏字

敬御天威

玉裁按今本御作迓天寶以前必作御釋文因傳訓迎必有御五嫁反之文自衞包改之開寶中又依以刪釋文矣此字作御則兼包他義御天威者謂用天威治民也如雒誥之御衞不可改迓況卽訓迎亦當作御乎殷庾牧誓雒誥諸篇既詳之矣今更正

嗣守文武大訓無敢昏逾

說文二篇辵部逾越進也从辵俞聲周書曰無敢昏逾今天降疾殆弗興弗悟爾尚明時朕言用敬保元子釗

玉裁按康王名釗見說文解字刀部釗字下史記周本紀漢書古今人表韓愈諱辨皆云然而唐人匡光庭因康王之子諡昭乃爲異說謂康王名釗非釗也取爲野言釗叫聲一作釗訝機也廣韵集韵皆於三蕭四宵韵內釗字下注云亦姓機此正曹憲注廣雅所謂世人以釗釗爲一字者匡氏知其爲二而欲以釗改康王名豈馬班許韓皆誤乎攷小顏漢書注釗音之遙反又工遼反張守節史記正義釗音昭又古堯反玉篇云之姚切又古堯切廣韵集韵皆四宵音昭三蕭音梟安知古堯一反非周時古音而狃於今之人專讀如昭遂取爲不諱嫌名之證乎至若白虎通引顧命迎子劉劉字自是版本之誤而元人乃不以爲誤雖曰闕疑抑無眞見矣

又按方言郭注釗居遼反尚書釋文釗姜遼反又音招徐之肴反郭不言音昭陸列昭音於次說然則自唐以前皆讀如貂

可無嫌名之疑也

宏濟于艱難柔遠能邇安勸小大庶邦思夫人自亂于威儀

無以釗冒貢于非幾

冒釋文云貢如字此謂孔義也又云馬鄭王作贛音勑用反此謂鄭王本字作贛而讀爲戇也說文心部曰戇愚也漢書高帝紀曰王陵少戇汲黯傳曰甚矣汲黯之戇也集韵去聲三用曰戇亦省作贛丑用切此本尚書音義也聲類韵集丑卷切與丑用雙聲釋文又云馬云陷也此謂馬本字亦作贛而其說又與鄭王不同也贛从貝贛省聲贛苦感切說文引詩贛贛舞我卽小雅之坎坎鼓我舞系字誤師古注漢書曰戇古音下紺反是與陷音同馬讀爲

文訓爲陷本說卦傳公羊莊二十四年傳贛諫贛讀如坎卽古虎通之陷諫贛陷也此與顧命馬注相發明白虎通陷字初學記引不誤今本譌作伯或云當作柏柏者迫也說非

茲既受命還出綴衣于庭越翌日乙丑

漢石經非幾茲卽下闕按既作卽此今文尚書也翌今本作翼衛包之誤也集韵一屋翌音余六切明也書翌日乙丑劉昌宗讀玉裁按此本周禮司几筵音義據劉此讀可證翌爲昱之假借不容妄改爲翼也今更正

成王崩

釋文曰王崩馬本作成王崩注云安民立政曰成　周禮司几筵鄭伸師注云書顧命曰翌日乙丑成王崩　漢書律厤

志云顧命曰惟四月哉生霸王有疾不豫甲子王乃洮沫水作顧命翌日乙丑成王崩　白虎通崩薨篇云書曰成王崩天子稱崩何別尊卑異生死也

玉裁按凡古文尚書鄭馬古文尚書同有成字僞孔刪之非也說詳酒誥周禮天府注引書無成字或後人刪之王鳳喈孫詒穀皆云天府注有成字或其所見者善本俟攷

大保命仲桓南宮毛

漢書古今人表第三等中桓南宮髦玉裁按中仲毛髦古皆通用

俾爰齊侯呂伋以二干戈虎賁百人逆子釗于南門之外

白虎通爵篇云尚書曰王麻冕黼裳上言迎子釗不言迎王

玉裁按凡古文尚書作逆凡今文尚書作迎如古文尚書逆河馬班作迎河之比周禮巾車注書曰以虎賁百人逆子釗此引古文尚書也

延入翌室恤宅宗

翌今本作翼傳訓翌爲明疏引釋言翌明也則其字必本作翌明室即明堂也明堂即路寢也衛包妄改爲翼今更正後漢書班固傳典引曰正位度宗章懷太子注云尚書曰延入翼室恤度宗度居也宗尊也玉裁按此本蔡邕典引注蓋蔡氏引尚書延入翌室卹度宗而申之曰度居也宗尊也云云今本文選注脫去引尚書語章懷自襲蔡注耳凡古文尚書宅字今文尚書皆作度

丁卯命作冊度越七日癸酉伯相命士須材狄設黼扆綴衣

隸釋載漢石經殘碑黼衣下闕此今文尚書也詩公劉既登乃依鄭箋云依或扆字見釋文然則古字多通用但未知今文家作何說

按明人有爲九經考異五經考異者其所援石經多不可信如云契石經作鄍召誥則至于豐作卽至于豐雒誥殷作殽多方胥伯作胥賦立政其勿以憸人作冊以諺人在後之侗作在夏后之詷黼扆皆或取諸說文解字或取諸尚書大傳而詭云石經以欺世顧命漢石經黼衣誤謂黼扆之駁文凡漢石經在隸釋之外者多不可信如楊用修引石經婁婁彼有屋本諸玉篇非見石經也

鴈閧南鄉敷重蔑席黼純華玉仍几

鄉古經傳鄉背字多如此如禮記明堂位鄉飲酒義燕義等篇可證不作向亦不作嚮向義殊別集韵分列是也鄉字俗製上下皆諧聲也衞包以嚮字改經開寶閒又將釋文鄉許亮反改爲嚮字矣今更正

唐石經及版本作篾从竹乃是俗字耳今更正　說文四篇首部曰莫火不明也从首从茻茻亦聲周書曰布重莫席莫席纖蒻席也讀與蔑同玉裁按許據壁中古文也敷布古通用莫蔑古通用尚書莫席其訓纖蒻則其字當作蔑而作莫者假借也許君造說文曰火不明也此其正義引書而又釋之曰纖蒻席也此其假借之義正如圜字正義回行也商書之

曰圜則訓升雲半有半無圜字正義曰土增道上也虞書之圜讒說則訓疾惡三處文灋皆同又如朋淫之借堋作好之借玻桓桓之借洹皆作此例許君親見古文本錄其字多異後來尚書但作蔑朋好桓者講說家以易通之正字易之也四席諸家說各不同讀者皆不得其意義馬云蔑纖蒻王肅云蔑席纖蒻苹席許氏說文云莫席纖蒻席也三家說同此合下文厎席爲言厎席爲蒻苹蔑席則蒻苹之纖細者蔑訓細方言木細枝謂之杪江淮陳楚之內謂之蔑郭注蔑小皃也鷦鷯謂之蔑雀於此可知經文本作蔑故諸家以纖說蔑衛包因孔傳訓爲桃枝竹遂改蔑爲篾形聲會意絕不可知而開寶中陳鄂又依以改釋文矣鄭云蔑析竹之

次青者此則合下文筍席爲言禮器正義引鄭注尚書曰筍析竹青皮也是析其厚取外之青皮爲席謂之筍席析其次青者爲席謂之蔑席鄭意蔑同禮注之篾字也厎席鄭云厎致也蔑纖致席也此蒙上文蔑席爲言蔑席之纖致者則謂之厎席致者今之緻字厎致也比傳字義以立說鄭又云豐席剞凍竹席也凍當是湅之字誤湅治也剞湅亦合下筍爲言筍席用竹外青皮而不剞治豐席用竹外青皮而剞治使浮釣色澤姅容可觀故曰豐席鄭君四席皆主竹而言豐筍以外青剞治與不剞治爲別厎蔑以次青緻與不緻爲別不牽合周官一字也　又按說文纖蒻各本譌作纖蒻字之誤也蒲不可云纖雖左氏有纖蒲之語然恐非許意

西序東鄉敷重厎席綴純文貝仍几

玉篇曰厎之履切書云敷重厎席也正義云禮注謂蒲席爲蒻苹不言厎厎玉裁按俗加艸作蔗鄭注曰苄今之蒲苹也釋名蒲苹以蒲作之其體平也苹本當作平俗加艸耳今本釋名苹誤草不可讀集韻五旨蔗字下尤謝姓說文曰蒻蒲子可以爲平席也世謂蒲平今本說文無世謂蒲平四字太平御覽所引有之馬王云厎席青蒲席也說同鄭君云厎致也蔑纖致席也蒙上文蔑席而言致緻古今字據鄭說可知經文厎不當從艸矣　又按說文蒲子猶云子蒲謂蒲之稗胞或改爲蒲本非也

綴序西鄉敷重豐席畫純雕玉仍几西夾南鄉敷重筍席元紛純漆仍几

孔云筍蒻竹玉裁按此蒻字从艸誤當作弱竹謂稚竹也有謂竹胎爲筍者周官之筍葅是也有謂稚竹爲筍者此是也正義誤馬云筍簨簴也此謂取筍籜簴編爲席與孔說異鄭注則又不同其說曰筍析竹青皮也禮器曰如竹箭之有筍攷今本禮器作筠鄭本作筍聘義字尹肱達鄭注字讀爲浮尹讀爲竹箭有筍之筍浮筍謂玉采色也釋文尹依注音筍又作筠于貧反古字旬勻多通用如易坤爲均亦作旬內則旬而見注旬當爲均說文古文鈞从旬作𥫱竹胎評筍竹青皮亦呼筍後人分析別作筠康成時筍筠不分筍卽筠字讀

于貧反　尚書釋文徐云竹子竹爲席于貧反此當云筍子竹也子竹爲席轉寫脫字子竹卽孔傳弱竹也于貧反謂孔說筍字讀于貧反也仙民古文尚書音一卷爲孔傳作其旁及馬鄭義者必云馬音某鄭音某此不舉鄭說知仙民謂孔訓子竹讀于貧反也集韵十八諄曰筍于倫切弱竹可以爲席也此正用徐音于倫卽于貧也又可以證作蒘之誤尚書後案改徐語云竹子皮爲席闕人鄭義非孔說

高帝紀以竹皮爲冠章昭曰竹皮竹筠也今南夷取竹幼時績以爲帳此與鄭注析竹青皮合

周禮司几筵注鄭司農云書顧命曰翌日乙丑成王崩癸酉牖閒南鄉西序東鄉東序西鄉皆仍几　釋文鄉許亮反俗本注疏皆改作嚮正義引顧命鄉皆作嚮則天寶以後俗人所改也

西夾徐音頰此卽多方夾音協之理也

越玉五重陳寶

說文宀部曰宋藏也从宀　聲　聲承古文保周書曰陳宋赤刀玉裁按史記一書寶字皆作葆亦其理也許君蓋據壁中眞本後人易以同音之寶字

赤刀大訓宏璧琬琰在西序大玉夷玉天球河圖在東序

說文一篇玉部曰醫無閭之珣玕琪周書所謂夷玉也班固典引曰御東序之祕寶以流其占蔡邕注曰東序牆也尚書曰顧項河圖雒書在東序流演也疑脫河圖二字雒書皆存亾之事尚覽之以演禍福之驗也玉裁按此所引尚書絕異蓋今文

尚書也王儉褚淵碑文贊東野之祕寶李善注云雒書天雀
聽曰顧命云天球河圖在東序天球寶器也河圖本紀圖帝
王終始存亡之期典引曰御東序之祕寶然野當爲杼古序
字也玉裁謂尚書大傳天子賁庸諸侯疏杼鄭注杼亦膚也
是杼爲序之假借今文尚書葢如此大傳屬今文漢時緯書
亦皆用今文　又按顧頊二字葢卽古文尚書大玉夷玉天
球等之駁文如般庚篇之優賢揚歷也蔡氏據今文尚書刻
石經其不可信者多矣

允之舞衣大貝鼖鼓在西房兌之戈和之弓垂之竹矢在東房

周禮天府注鄭司農云書顧命曰翌日乙丑王崩丁卯命作
冊度越七日癸酉陳寶赤刀大訓宏璧琬琰在西序大玉夷
玉天球河圖在東序允之舞衣大貝鼖鼓在西房兌之戈和
之弓垂之竹矢在東房釋文曰垂劉音瑞

大路在賓階面綏路在阼階面先路在左塾之前次路在右塾
之前

路今本作輅必衞包所改也古經傳無作輅者周禮巾車禮
記明堂位禮器郊特牲皆作路儀禮注云君所乘車曰路此取路大也之義釋名云路亦車也謂之路者言行於道路也今本釋作輅今更正論語棨殷之輅亦是俗字當改名俗改

周禮典路注鄭司農說以書顧命曰成王崩康王既陳先王
寶器又曰大路在賓階面綏路在阼階面先路在左塾之前
次路在右塾之前正義引尚書亦作綏

錢氏曉徵曰塾說文無此字當用墫字塾或作墫見後漢書注墫孰聲相近後漢書劉繡傳莽使長安中官署及天下鄉亭皆畫伯升象於塾旦起射之章懷注曰蕭該音義亦作塾引字林塾門側堂也東觀記續漢書並作墫墫音之允反玉裁按西山經騩山鎒于毋逢之山又敦薄之山鎒于北海中山經蒼玉鎒于元石東山經竹山鎒于江郭注鎒猶隄埻也音章閏反按集韵埻朱閏切壘土也壘當作垒鎒之言屬也屬音之欲切敦髮祝髮同謂斷髮也音理亦同山海經凡言鎒者皆謂囮倉峗絡相聯屬玉篇埻之允之閏二切引山海經隗山是埻于西海郭璞曰埻猶隄也然則今本山海經从金作鎒誤也說文無塾字而垒字下云堂

塾也攷眾經音義云通俗文積土爲垒纂文吳人謂積土爲垒許君以塾訓垒然則塾者正今江蘇人所謂垒頭門牆之伸出者謂之門垒頭所謂門塾者創因此疑其字古當作埻或作整久乃譌爲塾而讀如孰也俟更詳之　門側之堂皆不與門齊故其訓爲垒

二人雀弁執惠立于畢門之內四人綦弁執戈上刃夾兩階戺詩曹風正義顧命曰四人騏弁執戈注云青黑曰騏玉裁按此蓋鄭本鄭注與尚書釋文所引馬本馬注合顧命正義引鄭注青黑曰綦鄭風正義引顧命經注皆作綦皆依附經文作綦耳曹風正義且云書注不破騏字爲玉綦又魯頌正義曰顧命曰四人騏弁注云青黑曰騏引詩我馬維騏是則鄭

本之作騏無疑矣騏綦古通用說文綀帛蒼艾色也綀綦古今字騏馬青驪文如綦也然則綦與騏其色正同今本說文作馬青驪文如博棋也非是當依李善釋元應所引正之

一人冕執劉立于東堂一人冕執戉立于西堂

今本作鉞攷釋文小字云音越說文云大斧也按說文戉大斧也鉞車鑾聲也二字絕殊儻經文作鉞則元朗當云說文作戉大斧也以其無作戉二字則知大字本是戉字自衞包妄謂戉古字鉞今字改經文之戉作鉞開寶閒陳鄂又改釋文大字戉作鉞而小字則仍其舊文理舛逆橫決不可通矣此與多方之璧同

一人冕執戚立于東垂一人冕執瞿立于西垂一人冕執鋭立于側階

說文十二篇戈部戚字下曰周書侍臣執戚立于東垂兵也从戈叔聲

說文金部曰鋭侍臣所執兵从金允聲周書曰冕執鋭讀若允臣似曰許愼說文鋭字注云侍臣所執兵从金允聲周書一人冕執鋭孔安國傳云鋭矛屬也疑孔安國之時舊是鋭字後傳寫作銳耳說文鋭芒也亦與矛不類玉裁按治尚書者自蔡氏仲默以來皆謂鋭字當依說文作鋭矣而未得其詳以玉裁攷之玉篇無鋭字有鋭字與鈸鋌鉈鏦錟以類相從注云徒會切矛也又弋稅切案又弋稅切四字必孫强輩所增而是徒會切矛也五字乃顧氏野王原文是

野王所據尚書作一人冕執銳也考廣韻十七準無銳字十四泰銳杜外切矛也又弋稅切集韻十四太銳徒外切矛屬毛氏禮部韻略黃氏韻會九泰銳徒外切矛屬皆與玉篇合然則作銳而讀如兌自六朝已然野王法言皆無銳字則說文古本銳字有無未可定也陸氏釋文銳以稅反不言說文作銳讀若允亦疑德明時說文未必有銳字張佖校漢書始引說文銳侍臣所執兵云云同徐楚金本而其字廁於鋌小矛也之下鉈短矛也鏦長矛也之上似讀說文者援周書別本補此字而又比傅鄭孔矛屬之訓廁之諸矛閒侍臣所執兵語甚糊塗廣雅釋器說矛有鋌鏦鉈而無銳似魏時說文亦無銳字又在玉篇之前矣集韻十三祭銳俞芮切侍臣所執兵或作鐩十四太銳徒外切矛屬或作銳此合銳銳二字爲一字不免牽合陸德明時尚書自作銳非德明改銳爲銳也而或疑衛包改之尤誤矣當依尚書作銳音徒外切

說文刓字自有次第金部自鏡鎒以至鏝鑽鑢凡若干字皆器名也錐銳也以音近爲訓其下不當云銳芒也橫梗於中使鏝鑽鑢等字不貫蓋銳字應與鋼鈍鉚爲伍若云因上文錐銳也而釋銳則錐之前有鑱銳也何不釋於鑱後乎竊以爲銳字本是銳字讀若允本作讀若兌故玉篇廣韻集韻銳皆徒會切實本說文而玉篇廣韻無銳字大徐自言用唐余準切之文則非唐韻也讀若兌既譌作讀若允則依允字爲音耳毛居正六經正誤曰銳矛

屬許氏說文音兌廣韻徒外切今音以稅反是銳利之銳非
兵器也當從說文廣韻音毛氏語甚分明必見說文善本作
銳侍臣所執兵也从金兌聲周書曰一人冕執銳讀若兌也
而讀若兌之下或當有一曰𠯿也四字後人以徒會以稅分
別其音又銳譌爲銳遂移徒分置
岳氏珂刊正九經三傳沿革例曰顧命一人冕執脫脫實銳
字也按說文以爲兵器注中釋爲矛屬而陸德明又音以稅
反且諸本皆作銳獨越中注疏於正文作脫注疏中又皆作
銳今只從眾作銳玉裁按越中本作脫譌字也玩岳氏語其
所据說文亦作銳無銳字宋時說文尚有善本存焉

王麻冕黼裳由賓階隮

白虎通爵篇尚書曰王麻冕黼裳　白虎通紼冕篇尚書曰
王麻冕
卿士邦君麻冕蟻裳入卽位大保大史大宗皆麻冕彤裳大保
承介圭
說文一篇玉部曰玠大圭也从玉介聲周書曰稱奉介圭
上宗奉同瑁由作階隮
白虎通爵篇緣民臣之心不可一日無君也故先君不可得
見則後君繼體矣尚書曰再拜興對乃受銅瑁明爲繼體君
也緣始終之義一年不可有二君也故尚書曰王釋冕喪服
吉冕服受銅稱王以接諸侯明已繼體爲君也釋冕藏銅反
喪明未稱王以統事也玉裁按作銅者今文尚書也虞仲翔

所謂今經益金就作銅字也今經者今文尚書也云益金就作銅字詁訓言天子副璽者謂伏生尚書本亦作同說今文家易爲銅字訓爲副璽也班孟堅因今文家作銅故云受銅藏銅正謂天子副璽通典引白虎通乃用古文尚書改銅作同非班氏之意近校白虎通者不知此而一依通典誤矣

裴松之三國志注虞翻別傳曰翻奏鄭元解尚書違失事四以顧命康王執瑁古曰今本作月字似同從誤作同既不覺定復訓爲杯玉人職天子執瑁以朝諸侯謂之酒杯誤莫大焉又馬融訓注亦以爲同者天同天下今經益金就作銅字詁訓言天子副璽雖皆不得猶愈於元虞意同字是曰字之譌曰瑁者謂曰天下之瑁也詆訾鄭君欲命學官改同作月月瑁爲一物鄭君訓同爲杯則上宗奉同王受同三宿三祭三酢大保受同及已下同字皆如貫珠儻如仲翔改作上宗奉月瑁乃受月瑁則三宿三祭三酢者果何物乎且已下同字可皆更爲曰乎如其說則瑁字已足曰爲賛也大保受月降以異曰秉璋以酢果何解乎天子之瑁乃有異者爲貳乎其性謬甚矣季長云同者大同天下亦以同瑁爲一物鄭覺其非乃更之而漢時今文尚書益金作銅詁訓副璽夫銅爲副璽與經文宿祭酢者何涉而乃云其說猶愈於鄭乎仲翔駁鄭四事無一是者既於說文解字讀各辨之矣

錢氏曉徵三國志攷異云今本尚書同瑁連文同瑁各是一物仲翔以古曰字似同鄭氏從誤作同又訓爲酒杯以此譏

鄭之失則古本只有瑁字古文作曰而鄭作同也今本尚書出於梅賾或亦習聞仲翔說兼取二文以和合鄭虞之義乎

玉裁戊戌年說文解字讀初稿亦同錢說後翫正義引乃受同瑁鄭注云王既對神則一手受同一手受瑁知古文尚書實有二字馬云同者大同天下儻無瑁字則大同天下爲何物而奉之受之乎白虎通亦引乃受銅瑁則今文尚書無異也乃改正如今說

大史秉書由賓階隮御王冊命曰皇后憑玉几道揚末命命女嗣訓臨君周邦率循大弁變和天下用荅揚文武之光訓

馮衮包改作憑開寶中又并釋文改之

文選責躬詩李善注引作君臨周邦

弁各本作卞按卞卽弁隸體之變見於孔宙孔龢韓勑三碑釋文云卞皮彥反徐扶變反與上文雀弁音正同據此似作釋文時雀弁大卞已分爲二不始於開成石經也九經字樣云弁今經典相承或作卞詩小弁漢書亦作小卞

王再拜興荅曰眇眇予末小子其能而亂四方以敬忌天威

荅白虎通引作對此今文尚書也凡古文尚書荅字今文皆作對如維誥奉荅天命尚書大傳作奉對

乃受同瑁王三宿三祭三宅

正義引鄭注云徐行前曰肅薘鄭讀宿爲肅

宅今本作咤釋文曰咤陟嫁反亦作宅又音妬徐又音託又猪夜反說文作託丁故反馬本作詫與說文音義同玉裁按

說文七篇宀部曰託寄也从宀乇聲周書曰王三宿三
祭三託許所據蓋壁中古文原本馬本作詫者字之誤也孔
本作咤者又詫之字誤也其作宅者刖本也既釋爲奠爵則
有居義故其字無妨作宅蓋說書家有讀託爲宅者鄭訓爲
卻行亦於古音同部求之
玉篇口部曰託丁故丁嫁二切周書曰王三今本脫三字宿三祭
三託孔安國曰王三進爵三祭酒三奠爵本或作咤玉裁按
然則孔本亦作託而咤乃吒之譌也
上宗曰饗大保受同降盥以異同秉璋以酢授宗人同拜王荅
拜大保受同祭嚌宅
釋文宅如字馬同徐殆故反玉裁按徐音則宅同度古宅度

二字通用皆訓居也宅古音如鐸亦音徒故切集韻十一暮
曰度或作庢宅二十陌曰宅或作度是也
說文二篇口部曰嚌嘗也从口旨聲周書曰大保受同祭嚌
授宗人同拜王荅拜大保降收諸侯出廟門俟王出在應門之
內大保率西方諸侯入應門左畢公率東方諸侯入應門右皆
布乘黃朱
詩干旄疏引鄭駁異義云尚書顧命諸侯入應門皆布乘黃
朱言獻四黃馬朱鬣也
白虎通紼冕篇曰黼黻衣黃朱紼亦謂諸侯也玉裁按此
今文尚書也古文尚書布乘黃朱之異文也漢書韋孟諷諫
詩黼衣朱黻此正用今文尚書黼衣謂畫黼於衣也黻同市

亦作敝蔽膝也假借作紱芾茀黻朱黻與詩斯干易困卦訓同李善注文選不誤師古注漢書云畫爲亞文故謂之黻誤矣漢書正文本作黻注本云朱黻爲朱裳畫爲亞文也亞古弗字故因謂之黻又作紱其音同今本幷誤

白虎通曰天子朱紱詩云朱紱斯皇室家君王謂天子也又云赤紱金烏會同有繹又云赤紱在股皆謂諸侯也書曰黼黻衣黃朱紱亦謂諸侯也別於天子謂之黃朱黃朱亦赤矣玉裁按今本譌舛不可讀爲正之如此毛傳於采芑曰朱芾黃朱芾也於斯干曰芾者天子純朱諸侯黃朱說與今文尚書合

賓稱奉圭兼幣

王義嗣德荅拜大保暨芮伯咸進相揖皆再拜稽首曰敢敬告天子皇天改大邦殷之命惟周文武誕受羙若克恤西土惟新陟王畢協賞罰戡定厥功

白虎通姓名篇尚書曰再拜稽首說苑政理篇曰誅賞者所以別賢不肖也故誅賞不可以繆誅賞繆則美惡亂矣書曰畢協賞罰玉裁按子政所引今文尚書與古文尚書同若史記周本紀云畢力賞罰以定厥功白虎通諫諍篇云尚書大傳云書曰畢力賞罰以定厥功白虎通諫諍篇云尚

玉裁按說文所引稱奉介圭蓋引大保承介圭又誤涉此句而合之也

曰二二臣衛敢執璧奠皆再拜稽首

白虎通姓名篇尚書曰再拜稽首

書曰必力賞罰以定厥功此則漢民間所得大誓之文與此文相似而不可混爲一王伯厚偁爲漢儒所引異字誤也

又按史記畢力汲古閣刻不誤王氏刻力作立恐誤

用敷遺後人休今王敬之哉張皇六師無壞我高祖寡命

說文三篇支部曰敷敩也从攴尃聲周書曰用敷遺後人敩敷也从攴也聲讀與施同按經傳敩皆作施敷皆作敷漢碑多从寸作敷五經文字曰敷說文也敷經典相承隸省也此非隸省乃隸變耳變寸爲万筆勢相同非从方也今俗从方則誤矣又與寸古通用是以下體从又之字隸或从万

寡命與大雅寡妻康誥寡兄同訓

皇清經解卷五百九十三終

嘉應生員李恆春校

皇清經解卷五百九十四

學海堂

古文尚書攟異

金壇段大令玉裁著

周書

康王之誥第二十七　周

王若曰庶邦侯甸男衛

僞孔安國尚書序曰伏生康王之誥合於顧命玉裁按此今文尚書也　釋文曰馬本從此已下爲康王之誥又云與顧命差異敘歐陽大小夏侯同爲顧命　正義曰馬鄭王本自高祖寡命以上內於顧命之篇王若曰已下始爲康王之誥

玉裁按僞孔自王出在應門已下爲康王之誥今不從

惟予一人釗報誥昔君文武丕平富不務咎厎至齊信用昭明于天下

釋文曰馬讀厎至齊絕句

則亦有熊羆之士不二心之臣保乂王家用端命于上帝

顧氏炎武金石文字記曰唐石經于誤予玉裁按此王堯惠補字之誤也

皇天用訓厥道付畀四方乃命建侯樹屏在我後之人今予一二伯父尚胥暨顧綏爾先公之臣服于先王雖爾身在外乃心罔不在王室用奉恤厥若無遺鞠子羞

漢書谷永傳永對上曰經曰雖爾身在外迺心無不在王室後漢書張酺傳肅宗詔報曰經云身雖在外乃心不離王室　荀彧傳彧勸操曰雖禦難於外乃心無不在王室注引尚書亦作無

奭公既皆聽命相揖趨出王釋冕反喪服

白虎通爵篇尚書曰王釋冕喪服無反字葢今文尚書也

皇清經解卷五百九十四終　嘉應生員李恆春校

古文尚書撰異

學海堂
金壇段大令玉裁著

粢誓第二十八　周書

說文七篇米部曰粢惡米也从米比聲周書有粢誓玉裁按各本作粢北聲玉篇廣韵引說文作粢皆誤也北聲在之咍職德部比聲在脂微皆灰部粢在至韵形誤作粢古無从米从比之字經典釋文五經文字皆不誤今訂正春秋定公十年左氏傳曰若其不具用秕稗也陸德明曰又作粃必屨反玉裁謂粃即粢之或體也周書有粢誓者即衞包本之費誓也周官經雍氏禮記曾子問今本禮記誤改尚書大傳作鮮誓史記作肸誓集解曰徐廣云肸一作鮮一作費釋文可證鄭注皆作粢誓

作獮駟案尚書作柴索隱曰尚書作柴誓今尚書大傳作鮮誓鮮卽肹字異也玉裁按鮮音一讀如斯獮古音如徙故與肹音近葢許鄭從古文尚書作柴史記用今文尚書也據裴駰司馬貞則唐初尚書本作柴衞包用貞柴卽魯卿季氏費邑之云改爲費字宋初陳鄂乃又改釋文之柴爲費王氏鳳階曰柴爲魯東郊地則應在今曲阜而已無攷唐人改爲費致春秋之初費自爲國隱元年左傳云費伯率師城郎後并於魯爲季氏邑僖元年左傳公賜季友汶陽之田及費是也漢爲縣屬東海故城在今兗州府費縣西北二十里去曲阜且三百里後人疑作誓之地卽在此皆非也儀禮士喪禮記有柲鄭注古文柲爲柴此假柴爲柲也今刻儀禮柴譌作柴

釋文柴音祕今說文兵媚切又按肹鮮獮三字雙聲尚書大傳作鮮史記作肹今文也史記多從今文許君說文鄭君周禮禮記注作柴此古文也據史記集解云駟案尚書作柴孔安國曰魯東郊之地名也然則駟所謂尚書者卽孔本之尚書孔本經文及傳文皆作柴與許鄭本同明甚天寶三載衞包乃改爲費耳司馬貞索隱亦云尚書作柴誓柴地名卽魯卿季氏之費邑地也今索隱單行本柴改爲費而震澤王氏所錄不誤又如宋世家曰涕索隱云尚書作圍今震澤王氏所錄改爲尚書作驛而單行本不誤凡古書之當參伍以求其是如此陸氏尚書音義當有柴字音訓又經開寶中刪改矣柴果在東郊則非季氏之

費邑王氏鳳階辨甚確孔傳與正義皆無此說衛包盖依小
司馬陋說改之　五經文字米部曰柴周書篇名今文作費
此大麻中謂天寶所改爲今文也　廣韵五至柴魯東郊地
名此用孔傳蓋陸法言元文也可證孔傳不作費　玉篇米
部棐鄙冀切惡米也此柴字之誤也後人不知更正而於部
末補棐柴二字宋人所爲也
又按玉篇棐字或是顧野王所据說文如此後來乃誤爲棐
也集韵之糈卽棐字
公曰嗟人無譁聽命徂茲淮夷徐戎並興
周禮雍氏注伯禽以出師征徐戎釋文曰劉昌宗本作郑音
徐玉裁按說文邑部郑郑下邑也魯東有郑城史記魯世家

頃公十九年楚伐我取徐州徐廣曰徐州在魯東今薛縣
隱曰說文郑郯之下邑在魯東又郡國志曰魯國薛縣六國
時曰徐州又紀年云梁惠王三十一年下邳遷於薛故名曰
徐州則徐與郑並音舒玉裁謂經言徐戎謂戎之在郑者在
魯東切近擊櫟相聞故曰東郊不鬬邾魯之閒得有戎者如
衞亦有戎州也齊世家田常執簡公於徐州徐廣云其字從
人陳氏邑索隱亦說以說文之郑則非也　又按前說非也
劉氏明言郑音徐然則徐之或體作郑耳徐州之戎說固不
易
善敹乃甲冑
說文三篇支部曰敹擇也从支枭聲周書曰敹乃甲冑玉裁

按說文网部罪从网米聲或从卣作罪然則敫字古音不讀如了彫切當讀如彌綸之彌鄭注謂穿徹之音義略相協

敫乃干

說文三篇支部曰敫繫連也从支喬聲周書曰敫乃干無敢不弔

玉裁按弔迾也迾至也至緻也

備乃弓矢鍛乃戈矛礪乃鋒刃無敢不善

礪者厲之俗字也唐初本當亦作砺於元應引砺砥砮丹知之

今惟淫舍牿牛馬

說文二篇牛部曰牿牛馬牢也从牛告聲周書曰今惟牿牛馬玉裁按大徐本無淫舍二字李燾因之小徐本今惟淫牿牛馬無舍字韵會引小徐併無淫字此非轉寫奪去卽叔重當年筆誤也攷鄭注云施牿於牛馬之腳施訓經文之舍也孔傳云大放舍牿牢之牛馬大放舍訓經文淫舍也以今音讀之孔讀舍上聲鄭讀舍去聲舍置也此蓋賈杜衞馬鄭本同然者或乃據脫去淫舍二字之說文以改周書此爲顚倒見牿許叔重訓爲牛馬牢鄭君則讀爲桎梏之梏正義云鄭元以牿爲桎梏之梏謂鄭讀牿爲梏而易其字也牿字漢時蓋惟古文尚書有此字故說古文者或訓爲牛馬牢或讀爲桎梏大畜六四童牛之牿鄭本作梏九家及說文作告本嘗作牿也鄭志泠剛問大畜注云童爲木互體震震爲牛之足

足在艮體之中艮爲手持木以就足是施梏又蒙初六注云木在足曰桎在手曰梏今大畜六四施梏於足不審桎梏手足定有別否荅曰牛無手以前足當之故以足言之鄭意既梏之復斂擭斂穽庶可無傷牛馬

杜乃擭敘乃穽

釋文曰杜本又作敶　周禮雍氏注書紲誓曰敶乃擭敘乃阱時秋也伯禽以出師征徐戎玉裁按正義云杜擭則賈氏公彥尚書亦作杜也　說文三篇支部曰敘塞也从支念聲周書曰敘乃穽　敘釋文徐乃協反又乃結反玉裁按念聲之字不當切乃結儀禮湜多訓塞故敘與湜同二字雙聲也

釋文云擭戶化反徐戶覈反按戶覈反音獲獲胡麥切在二十一麥宋時釋文覈譌作覆集韵乃於一屋曰擭胡谷切書杜乃擭徐邈讀其因誤不察如此

無敢傷牲牲之傷女則有常刑馬牛其風臣妾逋逃勿敢越逐

祇復之

按經文言無敢者六惟越逐作勿敢唐石經及注疏本皆然今坊閒集傳作無敢越逐者誤也

史記魯世家敬復之徐廣曰敬一作振玉裁按作振者蓋今文尚書也殷庚篇震動萬民以遷石經作祇動咎繇暮曰嚴祇敬六德夏本紀作振敬無逸篇治民祇懼魯世家作震懼內則記祇見孺子鄭注云祇或作振下曲禮臨諸侯毋忿於鬼神注云毋忿或作祇祇振語之轉

我商賚女乃越逐不復女則有常刑

釋文云商徐音章按此舊音也仙民謂孔傳商度之訓讀如章耳漢律厤志云商之爲言章也物成孰可章度也白虎通亦言商之爲言章也章其遠近度其有亡通四方之物故謂之商也今本白虎通後案因徐音釋商爲表明殊未憭匡謬正俗曰或問曰今市井之人謂算料量度爲章估有何義荅曰周書柴誓云我商賚女孔安國注云我則商度汝功賜與汝也徐仙商音章然則商字舊有章音所云章估者卽商估也謂度其貴賤當其大小所堪爾今本匡謬正俗作賚誓天寶已後所改也玉裁又按史漢貨殖傳皆云千章之楸木千章如湮曰舊將作大匠主材吏名章曹掾攻百官公卿表將作大匠屬官有東園主章大初元年更名東園主章爲木工此皆謂能度材爲章也章度乃周漢古語商度卽章度不讀尸羊切也集韻商諸良切度也尚書我商賚汝徐邈讀

無敢寇攘

惠氏定宇集尚書鄭注十一卷嫁名於宋之王應麟今人多傳抄者其書不無小疵如此篇寇劫取也出詩蕩正義因其亾失曰攘博士讀曰襄出爾雅疏今按爾雅釋詁儴仍因也邢疏賚誓曰無敢寇攘鄭注云因其亾失曰攘僕攘音義同施博士讀曰襄邢所引因其亾失曰攘此出詩蕩正義及史記魯世家集解其下則邢語也而施博士讀曰襄卽尒正釋文之施息羊反也施乾者陳博士爲爾雅音邢氏不欲徑用

釋文而小變之又昧於漢人注書言讀爲讀曰者皆是易其字言讀如讀若者皆是擬其音此當言讀如襄不當言讀曰襄也後案襲惠之誤且曰博士讀者漢今文家博士也一似今文家作無敢寇襄者不可不辨

踰垣牆竊馬牛誘臣妾女則有常刑甲戌我惟征徐戎

白虎通誅伐篇尚書又曰甲戌我惟征徐戎

峙乃糗糧

玉裁按峙从止寺聲轉寫者易止爲山耳爾雅釋故峙具也亦同其義郎說文之待字也孔云儲峙郎儲待也說文食部餱乾食也从食侯聲周書曰峙乃餱糧按所引與今本古文尚書不同而音義皆略同說文米部無糧字而詩大雅以峙其糧王制五十異糧爾雅釋言鄭箋注皆曰糧糧也大雅又云乃裹餱糧

無敢不速女則有大刑魯人三郊三遂峙乃楨榦甲戌我惟築

無敢不共女則有無餘刑非殺

共今各本作供衛包所改也釋文共音恭開寶中又改大字作供此與召誥用共王能祈天永命無逸惟正之共同

魯人三郊三遂峙乃芻茭無敢不多女則有大刑

魯周公世家曰伯禽卽位之後有管蔡等反也淮夷徐戎亦並與反於是伯禽率師伐之於肹作肹誓徐廣曰一作詭一作獮一作鮮曰陳爾甲胄無敢不善無敢傷牿馬牛其風臣妾逋逃勿敢越逐敬徐廣曰一作振復之無敢寇攘踰牆垣魯人三郊三隧峙爾芻茭

糗糧楨榦無敢不逮我甲戌築而征徐戎無敢不及有大刑作此胥誓遂平徐戎定魯玉裁按此篇蓋大史公隱栝錄之

嘉應生員李恆春校